

文 游 基

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垃圾桶的变迁

□ 潘万宝

垃圾桶,曾经是脏、臭的代名词。过去,人人避而远之,我却与之打交道七年,见证了它一步步的变迁。

本来,我是一个公安局法制科长,整天审核案件卷宗,大都室内工作,几乎不见风雨。可能是我有十几年基层执法经验和七年法制科长经历,2007年7月,我被提拔到刚组建两个月的城市管理局当副局长,协助局长分管执法管理工作。

到了城管局,经常跟随市领导和局长们走上市区的大街小巷,检查指导市容环卫工作,从未关注过的垃圾投放问题开始进入我的视线。

那时,城区道路上还没有垃圾桶。大街小巷道路两侧、拐弯抹角处,分布着大小不等、形态各异的用水泥、砖块砌成的垃圾池。居民在上班或外出有事时,手拎着五颜六色的各式垃圾袋,在经过离家不远的垃圾池时,随手一抛,垃圾应声落地,垃圾和渗滤液四下飞沾。每到夏天,垃圾池及周边,苍蝇飞舞,臭气熏天。环卫工人拉着一辆加帮的板车,用扬锹一下下子将垃圾装进板车,板车上垃圾逐渐堆成了小山,板车四周缝隙里渗滤液“滴滴嗒嗒”滴向地面,在板车四周画上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图案。装完垃圾,环卫工人用双臂抱住板车的两个大把,用身体死劲向下一压,大把向下,搁在地上的一头离开地面。环卫工人身体前倾,双腿用力向后蹬踏,慢慢地板车走动起来。随着板车前行,洒下一路的垃圾渗滤液,随即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散开来。路过的行人有的捂住鼻子,有的屏住呼吸,快速通过。

从2008年开始,城管局的环卫部门开始逐步拆除路边的垃圾池。在原有的位置摆放上蓝色、黑色的垃圾桶。

垃圾桶位置不是随便能摆的,那是一件让

人非常头疼的事。人人都希望垃圾桶离自己近一点(便于丢垃圾),但又不让摆放在自家门前。不要说在新位置摆放,就是在原有垃圾池位置摆放,都要遭受阻挠。鸡嘴说成了鸭嘴,终于全城的垃圾桶摆放完毕。

接着,新的问题又来了。早上我们到路上巡查垃圾投放情况,结果让我们哭笑不得,垃圾桶里垃圾不多,垃圾桶四周却堆满了垃圾。仔细观察发现,人们还是习惯扔垃圾,而不是丢垃圾,往往是离垃圾桶一两米左右就向垃圾桶一扔。由于垃圾桶开口比垃圾池小了很多,多年练成的准确度不够用了。结果垃圾越堆范围越大,人离垃圾桶更远的地方扔,越扔准度越差。个别部位,垃圾几乎把垃圾桶淹没。更有甚者,有人把还未熄灭的蜂窝煤丢进垃圾桶,导致好好的垃圾桶被烧通、烧瘫。

怎么办?一个垃圾投放点处站一个手拿扬锹的环卫工人,一面不停地劝导,一面把仍不听劝导而继续扔在地面的垃圾清理到垃圾桶里。就这样,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劝导管理,垃圾乱扔的情况慢慢杜绝了。

随着“四城同创”活动的推进,特别是创建“全国卫生城市”对垃圾的收集、运输、处理要求很高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垃圾桶要盖上盖子。这简单!一天时间,全城的垃圾桶都装上了拆卸后丢在仓库里的盖子(垃圾桶本来是有盖子的)。

第二天早上上路巡查,发现有的垃圾桶盖子盖着,盖子上和垃圾桶周围摆满了垃圾,掀开盖子,桶内只有少量垃圾。原来,干净的盖子开始还有人用手拉开投放,过不久,垃圾弄脏了盖子把手,后来人嫌脏,就不再拉开盖子,垃圾也丢在了盖子和地面上。

怎么办?老办法,派人骑脚踏三轮车巡

查,车上放上一桶水,外加刷子、抹布,哪个桶脏了就擦一下。就因为这个举措,市民可能看环卫工人太辛苦,不忍心再乱扔垃圾了。

2009年我又调回公安局,担任交警大队大队长。城区交通安全顺畅成了我的关注课题。平时在城区巡查交通秩序,有时坐车,有时骑车,发现有垃圾桶的地方在上下班高峰期就会拥堵。人们经过摆放在路边的垃圾桶时,都要离开垃圾桶向路中间靠一点,本来垃圾桶就已经占去路面近一米,人们再让开一点,此处有效路面就等于被挤占了一米多,哪能不堵?加上垃圾渗滤液流在地面,冬天结冰,时有人被滑倒。

2013年,我又被调回城管局担任局长。到任不久,就带领大家先试点,在路边,把人行道或绿化带上劈出一块位置,大小与两到三个垃圾桶占地相等,将地面向下沉,比道路凹下去一点,再做起窞

井,联通到下水道。这样垃圾桶摆进这个凹进去的小港湾,既不占路面影响通行,垃圾渗滤液又不再流向路面。试点成功后,我们向政府申请拨付专项资金,在资金到位后,全城垃圾摆放点改造项目很快就完成,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明显好转。

再后来,城市精细化管理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垃圾投放点的升级换代开始实施。为了宣传垃圾分类,更是为了创建“全国卫生城市”“全国文明城市”宣传,市政府拨出专款,城管部门组织实施,在垃圾桶摆放点建设漂亮的宣传专栏,上方建有雨棚和太阳能板,既可以避雨,又可以在晚上为宣传栏提供照明,还对垃圾投放点进行了美化。

这几年,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全面推行,智能漂亮的分类收集垃圾箱进了小区,垃圾分类投放宣传也是随处可见,但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还没有形成,管理人员的宣传引导还没有跟上,垃圾分类投放、收运、处理的路艰难、漫长。只要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、坚持不懈,我相信,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一定会养成。

便,一碗小麦面加冷水用筷子调成糊状下锅,小火慢煎,出锅前加油加蒜加少许盐,一个金黄色的锅形火烧饼满屋飘香。

面疙瘩是最简易的一道食品,不用油、不用调料、不用特别加工,就连伢子都会做。早上随手舀一小瓢米面做成疙瘩(不规则的面团)丢入粥锅里,又稠又香又熬饿。一年到头,母亲做得最多、我们也吃得最多的,当属面疙瘩了。面疙瘩招待客人是拿不出手的,只能家人食用。

每逢雨雪天,生产队停工,家人闲坐,母亲拿出擀面杖,我们就知道中午吃手擀面了。吃惯了米饭改吃手擀面,换了口味,添了乐趣,我们特别开心。制作手擀面比较麻烦,费时用力讲技巧,一顿可口的菜汤面,母亲一个人要忙小半天才能到嘴。手擀面比市场上卖的挂面好吃多了,特别有嚼劲。后来我到部队当兵,大凡病号炊事班都设法为他改善伙食——特制一碗菜汤面,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做法。

农历腊月廿四之后,农家开始蒸馒头杼团。母亲早就精选好了小麦面和糯米面,馒头和团是过年标配,家里再穷也从没有缺过。团用三九天的河水养在一口大缸内,每天早上一人三只,母亲说是算计着吃。馒头切角晒干储藏,到了三春天,馒头角子烧青菜羹子当晚茶——绝配。

日子过得真快,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,但母亲面食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的父亲

□ 严保朝

立业。解放后,由于他能写会算,先后在十里粮站、公社水利站、高谢大队等处担任会计,经历过多次运动,每次都因出身富农而受到冲击和打压。后来,他被安排在大队木器厂工作,任会计兼门卫,吃住在厂里。由于当时物资匮乏,生活困苦,一日三餐都用厂里焊接锯条的柴火炉做饭,风箱一拉灰尘满屋。父亲常常咳嗽不止,但为了养家,只得抱病工作,终于积劳成疾,身患肝癌,在他53岁生日的第二天突然离开了我们。

当时,对于父亲的离世,全家人都很痛心。作为长子,我更加感到内疚和自责,父亲的养育之恩再也无法回报。

伴随着这内疚和自责,我从青年走向老年,对父亲的怀念常常在心头萦绕,成为我发奋努力的动力。

母亲的面食

□ 吴国安

不到中午开饭时间,我们兄弟俩已饥肠辘辘,蹲在运动场人少的地方饕餐起来。

“八月半”带馅的黏烧饼或小麦面烧饼我们期待已久,母亲忙里偷闲要花费半天工夫才能制作完成,吊放在堂屋箢制篮子里,吃一个月都不变质。用糯米面搓汤圆或在汤圆里包荠菜、包猪油白糖、包芝麻糖等,母亲都拿手。还有一种简易吃法,省时省力。抻半碗糯米面放水放白糖搅拌均匀,用搪瓷钵直接漂在粥锅里,等到粥锅二滚后,挑一块脂油,香喷喷的糯米糊惹得小花猫跟前跟后,最后我们总是把碗舔得干干净净,一点不剩。

到了夏天,摊酥头令烧饼是母亲的一绝。头天晚上用小盆拌好面发酵,次日大早加碱水调和,倒油用小火炕制,待面饼慢慢膨胀变大,两面金黄出锅冷却后,放在砧板上切成扇形,家人分享。酥头令最好吃的是黄黄的金边,酥松可口,那是我们的专享。酥头令烧饼耗油耗时,农家人一般很少享用。母亲每次只做一只,自己从来不动筷子,吃的都是面粉与馍粥混合物漫漫涨起来摊制的饼。几次家里突然来客,母亲拿出杀手锏,摊火烧饼应急,我们也跟着沾光解馋,味道好极了。火烧饼制作简单方

我的父亲严钧,是一位有一定学识的农家子弟,是晚清秀才周大武的关门弟子。那时,周秀才逢人便夸我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小小年纪的他就为乡亲们写春联,赢得好名声。

父亲待人谦和,说话幽默,即使开个玩笑,也能语言生动,情节动人,逗人开心,引人人胜。当年谢以龙任沿河农场党委书记时,每逢三级干部会,都要请我父亲先来一段笑话作为会议的开场白,以渲染气氛。而父亲的一番说辞总能引得哄堂大笑,既而掌声雷动。

父亲是一位慈祥而又和善的老人,广结善缘。他崇尚与人相处多想别人好处,不说别人坏话;帮人做事要多想别人难处,不图任何回报。他常对我说:“人,不能没有出息,更要有良心;家,不能出逆子,要更有正气。”他教育人,从来都不动粗,而是语气温和,以理服人。我们父子共同生活了28年,他从来没有伸手打过我,父子情深,无话不谈。

父亲一生苦短,命途多舛。他没有兄弟姊妹,也没有表兄姨妈。六岁丧父,十三岁离母,孑然一身,靠叔父帮衬成人,靠勤劳双手成家

燕子衔着春泥来闹春

□ 卞玉兰

冰河已张开了大嘴
思乡情绪波动太大
你坐动车还是高铁来的
拖儿带女,把念想拉长了几截
车过运河岸到了家乡

哦,你是故乡人
从南方带来了土特产——春泥
去看看村庄和昔日朋友吧
河边流水声已在迫不及待欢迎你
桃红和柳绿诉说着诗情画意

你蹦跶着,在院子里,在麦田里
翩翩呢喃
屋檐已变成楼檐
楼檐就是你的新家
你把春的讯息播撒在城市乡村

春泥筑在根基上
根扯也扯不断,魂魄连着心
村庄便是游子回家的归宿